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四

明 李流芳 撰

七言律詩

凡九十首

春江寓目

西日欲墜江村涵淺汀深莎相映藍垂楊滾絮不戀地
柔藤落花穩住潭白頭天涯自無主朱顏明鏡誰為愁
思君不來春易老令人腸斷偏江南

除夕 乙巳

壯心咄咄漸成灰前路茫茫轉欲催已斷葦暉過百日
將拋麴蘖只三杯不愁歲向今宵盡且喜春從昨日回

先一日
立春

聞道西山梅早發故人期我放忙來

與仲和淑
士有鄧尉

看梅
之約

出都門答伯美見慰

勞君為我費嗟吁不道逢時我自迂每愛偷閒銷歲月
兼因多病惜身軀莫教枉却文章崇只合償他車馬述

生計漸貧親漸老行藏欲決更踟躕

東阿道中

騰騰兀兀逐塵行忽似春山為解醒
高下故隨人意繞
逶迤偏覺馬蹄輕誰教柳色氤氳
不分梨花處處生
愛殺穀城山下路風光沉復是清明

西湖答家兄茂初見寄

辭家正是薔薇時又見薰風茁茁池
慣別自輕千里道
愛遊偏與五湖期綠勻隄樹朝烟歇
紫入山樓暮塔垂

可惜西湖好詩料弟酬兄唱各參差

豐干得孟陽廣陵歸訊兼聞淑士從白下奉使南

還率爾有作

維揚歸客尺書來白下仙郎千騎回欲話吹簫明月夜
還思落木雨花臺新詩點檢尊前出秘簡從容燭下開
殘臘過君能幾日關山留滯使人哀

別鮑谿甫程公亮二子

新安山水是吾鄉頭白歸來宅半荒乍見清溪如故舊

每譚黃海欲飛揚未能共蠟登山屐忽漫思隨下水航
臨別媿君情太厚衝寒徒步遠相將

別汪伯昭

別君長鋏不須彈作客方知行路難舊里豪華人競爽
貧交風味自相歡嚴冬忽已十二月歸權其如三百灘
總為黃山與君在掉頭時復憶新安

訪慧法師於臯亭桐塢作

不見臯亭慧法師每勤書札慰相思蹉跎又作三年別

慚媿終無一往時忽憶虎溪成舊社且尋茅屋賦新詩
關門短櫂衝炎去黃鶴峰頭月上遲

贈城南夏君君善種樹作小景盆盎中疎密掩映
頗有畫致

每到城南訪隱淪一灣江岼草鱗鱗比隣竹色當門綠
傍檻荷香出水新貧向交遊誇好事巧於林壑見天真
看君杯酒飛揚意結客場中少此人

雨中喜山僧摘楊梅至

一望山坳紅紫堆
臯亭五月熟楊梅
家家火樹垂千纈
日日冰盤薦百枚
尚擬趁晴看飽去
却憐和雨摘將來
莫論風味如西磧
齒輒還須嚼幾回

余買山西磧其地
產楊梅味甘遠勝

武林諸
山所產

次韻答李九仙山中見寄

從誇日帽與天梳
獨享知君且媿予
道力未能甘混俗
野情終是愛幽居
已諳世上悠悠態
不學空中咄咄書

早晚黃溪營五畝
堂連梧竹水環蕖

時九仙欲為予
卜居黃溪村中

次韻酬沈雨若見寄

寥落花間一草堂，喜看舟楫到江鄉。
春潮送客渾無信，

寒菊懷人尚有香。十五松齋容嘯傲，

雨若園居有十五松

三千塵

路費商量

時予將北上

憑君莫問行藏意，世事於今正渺茫。

錫山夜別開孟子，薪彥逸及從子。宜之兒子杭之

十日追隨意，未傾一朝言別若。為情祇憐對酒成高會，

無那挑燈是送行。家累關心難共語，功名垂老不堪評。

便應撥棹從東下，十畝閒閒尚可耕。

撩亂鄉愁一夕生
燭殘酒醒奈深更
隔船安穩歸人夢
前路迢遙去客情
江月又催征櫂發
寒雞不待寺鐘鳴
十年分手梁溪路
但覺衰顏負此行

除夕白門喜比玉攜榼至寓舍同子將無際升父

無我守歲伯敬復遣人餉酒

戊午

經年不見意何如
且喜他鄉共歲除
久客便應為地主
遠遊隨處即吾廬
留人正惜春泥重
得酒何愁夜燭虛
此際慈幃最蕭瑟
不禁歡罷一欷歔

元旦枕上口占 己未

一夜無眠徹曉天不知今日是新年
年因底事成添換情亦無端起變遷
已是客中重作客何勞緣外彊除緣
安心如此能安否愁病公然到枕邊

元日偕子將無際過比玉居停主人費節卿為置
酒竟日節卿好武時鼓掌說劍比玉有家藏端硯
甚古至是始得觀

客路愁聞節序來老懷還向故人開
到門雨氣如相候

入座春盤不待催
頓覺雄心隨說劍
且拚長日送深杯
愛君匣裏端溪色
更遣燒燈試墨回

滁州道中見梅感賦

春回忽忽到新年
江北梅花也爛然
野店一枝看欲絕
家山千樹見何緣
窺窻曾與人留別
照水還將雪鬪妍
拋却風流逐塵去
空教心折馬蹄前

辜負看花又一春
百年彊半幾年身
未能徇性難違性
且復隨人苦畏人
昨日明朝江北路
千盤萬折隴頭塵

如癡如醉還如夢漸覺騰騰欲任真

旅宿滁州同子將無際步履至龍潭山憶丙午偕
羽明孟陽來遊已一紀矣

龍潭樹密晚烟勻豐樂亭空野望新舊日經過餘十載
重來朋好亦三人勝情老去渾無恙遺跡追思已半湮
自是風塵易顛顚形神於此一相親

滾梁道中別子將無際南歸

可惜春光半滯靈青泥汨汨水泠泠途經千里歸猶近

病覺三分治未深欲去尚看童僕面相留祇媿故人心
驚魂怕問前頭路老馬驅馳已不禁

同心難得復相攜不道中途有別時去路愁君初索莫
病軀憐我獨支離當杯畜意渾無語上馬回頭各背馳
未免有情那遣此元來不及有情癡

日日思歸又戀君今朝決意與君分情懷和病如春雨
踪跡無心似嶺雲好去烟霄須自致得歸麋鹿亦能羣
繇來出處元同調俗耳悠悠未許聞

出門各自抱深情
豈為懷居與嗽名
我覺途窮應退步
君知道廣即前程
祇如白下來尋舊
兼作潏梁遠送行
去住隨心無不可
莫因去住又心生

春寒花事未蹉跎
西磧西溪正好過
自有閒人能作伴
從教多病不成魔
高梁橋外千行柳
淨業門前十頃波
屈指長安行樂地
其如無夢逐君何

歷落欽崎三十年
寧教人笑不教憐
一腔熱血猶堪灑
半片寒氈也有緣
貧賤已知安骨相
功名端合讓才賢

遠公蓮社還依舊且放心頭得悄然

南歸途中述懷

綻盡儒冠未肯離從今應草責頭詞
推顏漸少風雲氣落拓空慙市井兒
貧自生來何足怪病從心起即難醫
得休便覺真休矣豈待功成名遂時

飢寒未必解相驅衣食天生定有無
量腹齏鹽猶可辦遮形繒綺亦何須
還思心累非貧賤却為身安長情愚
苦行家風窮活計大都節約是良圖

獨有親恩欲報難
人間簪帔亦榮觀
尸饗已自長齋慣
列鼎何如啜菽安
每憶臨分增涕洟
應憐歸到得團圓
相依只說無生話
名利真同糞土看

登潤州玉山亭子感懷

廿年江上玉山亭
來往經心似送迎
陡覺層欄增爽豁
試臨落日尚崢嶸
閒鷗逐浪仍東下
鳴鴈隨帆故北征
自笑勞勞頭半白
依然飄泊一書生

元夕虎丘有懷閑孟子薪諸子

隔年殘月虎丘看只記懽悰忘別顏共道翩翩日邊去
那知冉冉月中還遙傳急鼓千燈外獨立寒雲片石閒
此夕此山無此況對君難說此登山

南歸後六日偕閑孟子薪家茂初無垢集魯生園
亭梅花下次家茂初韻

頻年不到此花中喜見花枝壓路通近坐繁香如殢酒
當盃落瓣尚禁風朝光已逐輕陰變晚氣遙隨積靄空
贏得閒身共歡賞莫將開謝比飄蓬

雨中泛舟南郊聽江君長絃歌次家茂初韻

箜篌箏阮變新聲韻入三絃分外清
遣病每思君一曲停盃偏覺我多情
纏綿未敢施銀板掩抑還宜合鳳笙
彈向船窗亂風雨聞泉驚瀑一時鳴

寶尊堂看杏花次從子宜之韻

愁病經春未有涯除非對酒并看花
疎枝乍見含烟吐獨樹偏憐傍屋斜
不共梅妝矜似雪已分桃暈欲成霞
婆娑古幹南村下尚擬新晴過陸家

南村陸載道家有古杏花時常載酒

看住

婁塘過楊婁南故居感賦婁南為先君舊識有崑
山巧石尚藏余家今其地已半屬他姓且別構園
亭矣

曾侍先人說舊遊漫尋遺蹟到林丘婆娑老樹猶堪蔭
清淺迴塘已不流當日交情留片石誰家新構起飛樓
百年興廢尋常事眼底傷心又白頭

過積善庵悼雙林長老

郭外輕陰爽氣多
風光穀雨近清和
新林遙指花宮出
舊侶曾陪竹院過
一路野芳紅似錦
幾灣春水碧於羅
到門啼鳥渾相識
遺墨空房涕欲沱

雨中集侯雍瞻東園

無邊水木此城隈
恰稱飛樓四面開
雨點到池偏浙瀝
烟絲著樹故徘徊
泥深畏踏盤盤路
酒渌難拋滌滌盃
襤被未能辜秉燭
且留高興待重來

重至西湖柬孟陽子將諸兄弟

老見湖山尚欲狂舊游重憶使人傷
曾穿鷺嶺丹楓路幾醉孤山落月航
竹閣書題應漫漶雲棲原草欲荒涼
浮家得似誅茅穩春塢桃花興不忘

西湖寄懷閑孟子薪

鄉書一把一欵歔見說秋風病未除
酒觥可仍隨伴去花畦能復課人鋤
貧年生事知何在老境交情忍向疎
不肯離家來作客少愁少病得如余

久客湖上家兄以詩見寄次韻答之

歸裝欲理又徘徊三月思家只夢回
滾滾湖頭人盡去
剛剛秋半月將來能拋山色如眉淺
忍放歌聲似玉哀
藁桂料應難共把登高猶及菊花開

集魯生適齋次比玉韻

每愛君家修竹林虛齋終日貯清音
殘花欲盡猶堪與
嫩草初生正耐尋酒滿底須乘月去
絃長時復應風吟
微茫歸路黃昏後亂眼春條雪半岑

送忍公都試白下

廿年遊處憶長干
送子秋風白露溲
湖市荷風初動漿
曲阿林月欲隨鞍
爭先自信無餘子
競爽人誇有二難
此日飛鳴知己後
功名路窄子心寬

送吳西音之楚

吾衰已分老滄洲
念子因人作遠遊
吳墅鶯花三月賞
楚江烟樹一帆愁
高情久欲參雲嶽
浪跡何妨逐海鷗
聞說買山將卜隱
大都不用有心求

送同年陳公虞司理被召北上

徵書昨日下午錢塘仙吏乘春指建章柳色西陵歸騎綠
桃花婁水去帆香于公陰德高閼閱仲子昌言著廟廊
獨有素心常不改世途炎熱自清涼

送項不損之燕

十年長路客心驚此日春風送子行汶上梨花飛雪盡
濟濱楊柳著烟輕逢時豈必因楊意對策還應學賈生
一往三年彈指過故人拭眼看飛鳴

壽陳士遠七十

麥風梅雨近端陽喜見晴曦麗草堂榆柳圍窻成翠幙
葵榴照眼勝紅妝同歡荆樹三株老益壽蒲觴九節香
鶴髮如霜顏似玉疑君肘後有丹方

送張宗自之任晉安

晉安文物表閩鄉試宰懸知治劇良馬首江郎千丈碧
船頭黯澹百灘長床琴半入幽蘭韻家醞新添荔子香
他日政成民不擾風流何必數河陽

次韻招孟陽出郭看梅

門外春風應候來，扁舟還擬去尋梅。
山僧每訝多年別，游侶方欣久客回。
草閣一枝先破萼，村園數樹已生苔。
余家山雨樓前一樹花，開最早又西山梅花幹上皆。
生綠苔，繡澁可愛，此中無此種獨三老園數樹皆然。
只今步履堪乘興，新醞還期待子開。

海上和孟陽觀伎詩次韻

但能取醉莫論文，春色闌珊已十分。
海上楊花空作雪，西陵松樹藹為雲。
出船素面如纖月，倚檻紅芳學茜裙。
堪恨風流不同賞，斬新詩句亦輸君。

時公路言其家牡丹方開，共為酒賞。

之余滯海
上不得與

靈雨詩次公路韻

占魚空復詠無羊其雨朝陽已映牆
澤國霑濡行欲盡
旻天仁覆故難量
纔聞步禱過三市
忽見甘霖沛四鄉
一路農歌間漁唱
練祁西望彩虹長

郊原日夕下牛羊
蓂莢經時不過牆
蟻欲出封應有兆
月將離畢可能量
誰翻東海蛟龍窟
復見西風禾黍鄉
共道神明回造化
歌功詠德一無長

窮簷久已歎牂羊次第焦枯到荔牆百畝如雲且休矣
一牀涼雨可思量淪淪忽借風為陣霽霽仍教水作鄉
秋至江湖催放棹蓼汀葭渚興何長

何時得雨一相羊拄杖看雲自出牆銀竹光中森可數
碧荷葉上瀉難量縈簾澹月迷蛟室敲枕涼風到蝶鄉
賴有新詩撐倦眼底須何物引杯長

壽金子魚

八月四日

午潮新漲月初生雲物高秋望轉清好對庭蘭開酒觥

更穿叢桂鬪棋枰
經懷舊事惟供笑
入耳新聞不受驚
容我疎狂稱小友
行藏亦擬似吾兄

壽閔明卿

八月十四日

陵谷滄桑會有期
人間涼熱不須疑
百年交態君應見
二老風流我亦宜
對酒呼盧常咄咄
當歌起舞尚傴僂
桂黃月白秋如此
若更言貧罰百卮

九日泛舟次伯氏韻
時方從公路飲歸

有酒相呼定不違
休論城闕與村扉
佳人門外初停漿

令節風前已授衣寒水荒灣秋澹蕩疎簾新月夜熹微
猶嫌未盡登臨興良飲厭厭肯放歸

贈謝明府生日

是日為九月十九日
先一日立冬

萊蕪塵滿訟庭空祇見公堂祝華封候轉昨朝冬已立
節過旬日九還重千村稌黍彌寒望一路謳歌間夕春
籬菊正黃楓又紫百年初度幾人逢

壽孫青城山人

山人好蓄古器書畫
扁舟往來吳越間

梅疎竹瘦小庭妍擁絮朝陽璫酒眠留客茶烟常出屋

乘春花氣漸迎船
雌文獸面看如活
鳥跡蟲書蠹欲穿
動是商周與秦漢
知君壽在羨門前

四月二日同諸弟過夏華父水亭小飲

四月二日天清和
夏家亭子熏風多
扁舟出郭興無限
三盃草酌顏先酡
向夜蛙聲鬧深竹
中池星影牽微波
歌殘酒盡人不醉
蓬底獨眠愁奈何

夏氏水亭次朱漢生韻

池上茅亭似柳洲
城南一過一來遊
林疑無際陰常合

水未生瀾屋已浮
祇許老夫時曳杖
敢邀嘉客共維舟
別君知有秋期在
應到西興舊渡頭

吳門送徐令公攜家白下

南州喜見後人賢
文彩風流信有傳
相送閭門斜日裏
攜家淮水亂雲邊
推篷梅雨新晴候
挂席江風欲曙天
若到清涼臺下寺
老僧應解說當年

題人新齋

夷門別業在西郊
新築高齋對泐寥
樹好牆陰常冉冉

竹深簷籟日蕭蕭尋花路僻過橋去留客燈昏帶雨燒
共愛幽棲真率意門前時見有停橈

朱修能見訪聞予方葺檀園以詩枉訊次韻荅之
時修能將至葺上

七年不見喜重過共指生涯素髮多池上新庵仍署泡

堦前舊壑已名蘿

泡庵蘿壑皆在檀園中

畏人小築猶難就對客

高吟豈易哦便欲相留同結夏扁舟峰泖奈君何

送徐克勤試京兆

玉韞珠藏出有期
子今行矣復何疑
文章價定無容論
富貴時來不厭遲
曉月正臨揚子渡
晚風遙愛後湖湄
天公也助人行色
預遣涼颼掃赫曦

送人遊南雍

秦淮新月待君過
婁水涼風送客多
燕子濤聲秋潏洞
繖山晴色曉嵯峨
詩名入社高珠玉
樂事當筵艷綺羅
桂白莢紅期又近
蒼無飲酒欲如何

閔伯先過里中晚泊溪頭不肯叩門翌日以詩見

投次韻奉酬

柳濃溪漲可維舟人未能幽宅已幽但肯攜尊來見訪
何妨秉燭與同遊題門有字君應識見戴無須我亦愁
直待來朝方握手不知晚泊若為留

伯先偕徐女揚諸君見過留飲檀園別後伯先以
詩見寄次韻

新知舊好兩相攜來看初蓮聽晚鷗池上熏風先客至
林端缺月為誰稽酒懷爛熳猶輕敵詩興蕭疎已怯題

不醉其如吟思苦因君亦遣白頭低

寄韓孟郁國博

不見韓兄六七年鬚眉磊落在吾前詩成只用三叉手
酒到先浮十滿船擬向崆峒倚長劍却來國子坐寒氊
白門佳麗曾遊否何日緘題寄一篇

秋日喜子魚孟陽君美仲和過檀園宿留即事

長日郊居少送迎喜聞客至啟柴荆百年潦倒諧交態
廿里過從見故情涼雨洗塵秋院靜飛蟲遠燭夜堂清

休論舊事增惆悵
醉起巡廊繞月行

伯氏有作次韻再呈諸兄

床頭甕滿不須賒
池上秋涼尚有花
數畝正當風檻綠
三間新帶月廊斜
清言吾輩還多味
高枕從來便是家
莫怪相邀仍簡畧
知君愛酒不嫌茶

仲和次韻見投復用韻奉答兼訂後期

秋入吾廬景物賒
一簾新月半欄花
風迴水葉翻翻白
雨壓簷枝恰恰斜
宅比柴桑多種柳
門通茗霅可浮家

客來隨分能供具掃籜煨鰻與試茶

練祁南下水村賒一路秋風吉貝花到市鐘聲知寺近
過橋柳色逐門斜貧能好事無如我老解求閒有幾家
若肯重來留十日不辭淡飯與麤茶

用前韻呈諸友

少壯輕拋歲月賒老來那復戀空華逢場已覺童心盡
攬轡其如急景斜不向竿頭思進步何時浪子得歸家
趙州底事勤行脚我欲扳他喫碗茶

再次前韻東孟陽仲和

小庭風月近來賒更築陂陀種雜花
日出梧陰搖几淨霜前袖實壓欄斜
耽書漫學過難字愛畫終慚對作家
老懶惟思閒伴侶齋廚自可辦瓜茶

種花用前韻

為園數畝未言賒鑿沼疏泉手灌花花欲疎疎仍密密
枝須整整復斜斜漸看節序皆芳候不放風光到別家
最愛南榮冬日暖蠟梅一樹映山茶

小葺檀園初成伯氏以詩落之次韻言懷

短築牆垣僅及肩，多穿澗壑注流泉。
放將蒼翠來窻裏，收取清冷到枕邊。
世欲何求休汗漫，我真可貴且周旋。
一龕尚擬追蓮社，不用居山俗已捐。

用前韻呈諸道友

破衲蒲團只一肩，飢尋芋栗渴求泉。
的無長物為吾累，豈有玄機在汝邊。
興到偶吟同梵唄，狂來起舞快迴旋。
風光似較些些子，任意拈來信手捐。

再用清字韻呈諸道友

來去溪山似送迎，捫崖越壑踐榛荆。
為參知識求心要，豈愛幽閒助道情。
夜後溪聲連屋動，曉來山氣捲簾清。
方知不用從師覓，悔作盲人悵悵行。

秋日臥病西音以詩枉訊次答

秋來懷抱向誰開，三徑雖成任草萊。
短髮欲梳因病廢，新詩一笑為君回。
庭空始覺風生樹，石潤偏憐雨上苔。
遲暮年光悲轉促，漸看林葉變條枚。

一丘安穩且徘徊掩耳誰知蟻穴雷已覺嬾隨衰共至
何妨閒與病俱來難拋舊習惟詩句可壓新愁是酒杯
鷗鷺欲親鴟鵂笑行藏遮莫受人猜

再次前韻東西音兼呈孟陽仲和

柴扉寂寞枕江開久擬逃名學老萊白髮經秋看更短
衰顏得酒怪能回為臺欲待生新月掃徑仍教護舊苔
老覺耽詩終漫興故人才或似鄒枚

懸車束馬路徘徊倒峽崩崖吼萬雷底事奔波衝險去

何如抖擻出塵來
籬邊秋老千花片
溪上烟寒一酒杯
抱甕真同灌畦叟
更無機事可相猜

贈沈公路

高齋夏木愛扶疎
閣有懸花沼泛蕖
窈窕一丘堪庾賦
蕭閒十畝類潘居
千秋鳥跡搜奇字
四海蟲天播異書
聞道厄羸多壽考
已無渣滓礙清虛

園林風物喜秋晴
水檻山廊貯遠清
詩思不因多病減
道心應以得閒生
婆娑老桂花將綻
指點高天月漸盈

初度更逢佳節近百盃端擬為君傾

再贈夏華甫

幽居非郭亦非村獨木為橋槿作垣已構虛亭延夏爽
又開曲室納冬暄栽花未長先成徑喂鶴防飢不出門
囊底欲空尊自滿貧能似爾復何言

送謝明府入覲

吳江木落月初圓仙吏衝寒到日邊天遠雲端看去鳥
春濃花裏望回船垂裳快見龍飛會肯構新瞻鳥草前

明年為崇禎元
年時三殿新成
自媿無能偕奏計莫言中野有遺賢

三年清節照冰霜
百里謳吟徹帝傍
治績自應推第一
聖朝不次待循良
御筵初醉宮花側
天語親聞玉殿香
可道留恂正辛苦
攀車欲別復徬徨

元夕雨邀里中諸君小飲檀園燈下次伯氏韻

花邊樓閣月邊廊
更愛繁燈照夜光
雨氣無端先客到
簷聲應為和歌長
城頭結綺人俱散
村裏迎神鼓不忙
且盡一杯酬令節
泥深門外亦何妨

十六日諸君載酒重集寶尊堂次伯氏韻

索笑簷梅日幾巡良辰樂事肯辭頻燈宵自是難兼月

酒伴何須更覓人

是夕主賓十人皆昨夕所集也

時序百年真可惜

娛一瞬已成陳眼看花發多風雨狼藉春園萬樹銀

檀園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五

明 李流芳 撰

五言絕句

凡二十七首

為宋比玉題畫

歲暮不可留
送子山城下
別意如寒泉
哀聲咽難寫

題畫

木落秋氣多
風高水痕捲
人徑疑有無
山容自深淺

山色青不已湖光白欲來虛亭正瀟灑一棹撥烟回

宿法相為吳伯霖題畫

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眎晦靄間悠然見微月

將別西湖諸君夜雨小飲清暉閣為方回畫扇口

占

山樓風雨急別意杳無據對酒增淼茫推蓬是何處

和憨山師菩提菴八詠

平野垂四周陡然橫一丘菩提無種子莫向去來求

菩

提山

一灣漾清淺千葉競紛敷試問寶池內花開得似無蓮

花灣

纍纍千萬顆顆說阿彌何煩更采擷百八手中持櫨

子樹

雖無版築功屹然堅可憑茲有真如理故名不壞城翠

城

漚生大海中生滅海漚共是名宰堵波為有縫無縫漚

生塔

有情有生死生死長憎愛斗水亦區區施以法無礙

放

生池

今人不如古像設亦如是若云真大士去之乃千里

古

觀音像

古松如古佛落落自隨緣因何號羅漢翻似小乘禪

羅

漢松

為陳維立題畫

桃花與流水一往隔千春畏向外人道如何重問津

桃

源

乞食未足恥折腰真可憐若止愛一醉還應戀秣田

柴

奈

醉鄉既可居東臯亦逆旅不能學河汾長當友河渚

東

臯

沉冥竟何意興會亦偶然竹林緬高風繼軌得此賢

竹

溪

郎官名亦好賀監更風流人皆營一曲名可得千秋

鑑

湖

吾愛華子岡輞水流日夕如何舍此去傷心賦凝碧

輞

川

吾怪元道州山水亦吾之晤臺臨浯溪漫浪良可思

浯

溪

樂天作草堂勝絕擬終老出處不自決徒為泉石道

盧

山

繪雪著堂中坡翁署堂義繪堂著雪中安知非坡意

雪

堂

未能無所寄養鶴復栽梅鶴亦太多事高飛候客來

孤

山

和西生上人山居雜咏次韻

一脈同澄湛分流到各家竹爐新火活甌面乳生花

引

泉

雨過纔移種風來已滿林庭空還汎掃留著貯清陰

種

竹

到此無俗客何妨款竹扉
山花能作供林月送將歸
客至

林裏光初出湖中氣欲來
好隨松影去且放竹扉開
月步

檀園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六

明 李流芳 撰

七言絕句 凡一百首

無際遊句餘將便道叅雲棲走筆送之

六和嶺前潮水渾西興渡頭山色昏歸來且莫翻天竺
一路沿江到梵村

為宋比玉題畫

盤嶠山外太湖明萬頃堆銀五點青我卜新居開小閣
松風梅雨愛君聽

君畫蒼蒼帶雨松我圖冉冉出雲峰他時相憶還開看
雲樹平添幾萬重

曉發鄒縣

城邊沙路淨無塵殘月穿林欲趁人似向江南何處見
春光曉色一時新

滕縣道中

山欲開雲柳乍風杜梨花白小桃紅三年三月官橋路
策蹇經過似夢中

雲龍山

雲龍山頭石皚皚遙接孤城戲馬臺春風一舫有何限
不見黃河天際來

寶應道中

來時楊柳尚依依歸去青青又滿枝可憐寶應湖中水
照見行人來去時

雨中看梅西磧即事

記得橋邊石路迴春風初發小山梅柴門老樹渾如昨
落日寒陰客又來

湖畔泥深屐齒稀春蘿寂寂亞山扉人來犬吠梅花下
坐久經聲出翠微

虎山橋邊急雨橫虎山橋外春湖平兩度梅花一宵月
每將清景憶平生

灩灩湖光澹澹山密雲疎雨梅花斑扁舟欲向花源去

遙指人家楊柳灣

山頭白雲自往來山腰白雲團不開共道山腰雲更白
不知却是梅花堆

溪頭一夜雨喧豗添得泉聲萬壑哀花事摧殘君莫問
只如元為聽泉來

雨打風吹可奈何眼看花事漸蹉跎人今欲去花還好
偏道花時風雨多

村園門巷逐花低藤蔓桑條咫尺迷花底泉聲認歸路

沿流直到石橋西

屐痕處處穿花入不惜衣沾惜花濕
彊欲別花且遠看
虎山橋頭帶雨立

靈巖山下雨綿綿香逕琴臺雲接連
忽憶秋山黃葉路
松風水月夢中禪

題畫

定香橋畔青烟路落日故人從此來
和墨寄君山雨後
為儂遙傍冷泉開

送汪伯昭遊白門伯昭將自京口至棲霞寺因憶
舊遊走筆得四絕句

款段橋邊路欲岐，龍潭驛口日將西。
揮鞭遙指山如繖，

一路江帆亂馬蹄。

棲霞寺在攝山又名繖山

紫藤峰下麓公房，松戶陰陰嶺月涼。
若到都門宜曉騎，

姚坊廿里稻花香。

余嘗居棲霞兩月有蒼麓上人山房最勝

雞籠山閣舊居停，曲檻迴廊幾度經。
最是城陰秋望好，

覆舟遙接蔣山青。

覆舟山在雞籠之前

鼓樓岡下路高低處處蘿牆映竹畦記得清涼留宿夜

香燈貝葉雨窻西

丙午余與仲和寓清涼寺時伯昭自雞籠策蹇相訪值雨宿留

同子將渡江題扇頭小景

怕向江南渡江北還從江北望江南潤州城外春風滿
一點金山水蔚藍

徐州雪後題畫贈李生長題

黃河曲裏又新年指點京華欲到天喜君眉目如春雪
忘却彭城是客邊

燕中為李玄問題畫

著處春風縱馬蹄
客心愁見柳如絲
芒屨斗笠溪橋路
記得江南二月時

寄答吳巽之兼訊沙宛在張冷然二女郎

湖頭風雨夜回舩
細語如絲水拍天
不信別來春又暮
花期酒約兩茫然

聞道蕭娘病欲蘇
畫舩日日傍西湖
南屏一路春陰綠
只少當年舊酒徒

西湖有長年小許每以小舫載予往來湖中臨行

乞畫戲題

常在西湖烟水邊愛呼小艇破湖天今朝畫出西泠路
乞與長年作酒錢

自新安江至錢塘舟行絕句

纔過草市溪邊舍復轉岑山月下礮維舟直傍灘聲宿
要使鄉心一夜空

峰迴灘轉石瓊瓏傍楫隨篙詰曲通正是貪奇心不定

輕舟直下去如風

待邀山色樽前住不放灘聲枕上過看山聽水推篷坐
其奈寒天霜月何

水面奇峰雲作幃波心文石錦成堆篙師下瀨莫容易
遲我停橈飽看回

猿虎無聲鳥不棲千峰迴合夜灘低正愁深黑迷前路
忽見峰頭月照溪

喜看沙鳥迎人立怕見山猿連臂來聞道三聲催客淚

此中客淚不須催

五里潭連七里潭下灘船壓上灘船米灘險急三灣隘
飛渡危崖亂石顛

界口東來水勢寬山夷水遠到淳安溪船泊處鄉音改
愁聽敲篷夜雨寒

曉發嚴州七里瀧萬山雲霧一溪風釣臺直上三千尺
何處江潭有釣翁

桐廬山下呂公亭古井猶傳仙酒名若得逡巡沽一觥

不愁帆底凍雲生

薄雲寒日澹山暉連夜東風作雪飛臘意匆匆歸棹懶
富春江上客帆稀

富陽天豁一江明江上青山縱復橫早晚隨潮下三折
六橋寒樹遠含情

任城舟中題畫

過却風波兩月程又拚車馬逐塵行無端試寫秋山看
勾引閒心一夕生

折盡長安禿馬鞭
不知塵外有何天
今朝一向春風笑
柳色高梁似舊年

湖上題畫次比玉韻

閣雨牽雲湖不流
遙憐琴酒在山樓
客中亦有閒愁思
但見湖山便不愁

朝看雨脚暮看晴
山半昏沉湖半明
昨日風光今又變
眼中譜熟手中生

泛舟湖市為孟陽題畫

城隅小艇入荷花桑樹陰陰殿角遮一路香風吹到市
落星巖上石頭斜

題畫贈人

梧桐樹下見秋還風葉穿籬滿地斑折得黃花杯在手
不知世上幾人閒

為子與題畫

郭外湖山似畫中楓林策策葉將紅亦知病骨因秋瘦
不礙湖山月與風

初宿法相夢與雲棲先師劇譚枕上作一詩紀之
一到山房夢亦清空林殘月話分明曉鐘未動窻櫺白
聽得風敲橡子聲

玉岑閒行口占

玉岑山脚水潌洄寒日暉暉下稻堆穿過松岡尋法相
滿空黃葉打頭來

十月十五夜同印持子將諸兄弟自靈隱步月至
上天竺口占

冷泉亭畔樹初明
百道寒光水面生
松月似留人住住
溪聲却喚我行行

王與游新廊夜飲題壁

小築回廊傍桂花
玉山燈火暮烟遮
巡廊題罷人初醉
時有琴聲雜煮茶

次慧法師山居詩韻同忤中上人李九仙張爾完
賦

松栝為門石作林
飛泉百道磴千尋
雲中雞犬無遺響

獨有頻伽演法音

溪光嵐翠故相媚
細草疎花只自幽
上方月出鐘初動
乞食僧歸鳥下投

寒潭捲石一泓深
策杖時時試一臨
愛聽潺湲隨水去
不知落日在松林

一龕無暑亦無寒
樹下溪邊任意安
忽捲蘆簾見山色
不知忘却舊疑團

不耽塵俗戀烟霞
誰道山僧別有家
春色十分將八九

杏花開盡又桃花

題畫送無際

不到長干已十年風流遙憶使人憐
闌干明月秦淮上
夜半歌聲過酒船

塘棲道中題畫將寄九仙

東來步步逆風行
暫借東風半席輕
明月見君成一笑
兩峰晴色早相迎

為子將題畫

千重萬疊澗中山山翠林霏空色間
怪得燈前誇潑墨
徐村昨日看山還

徐村遇潮

千帆影裏練光開白玉城摧動地雷故
傍淺沙鞭馬去
却驚飛沫濺衣回

小築清暉閣晚眺

林岫生烟水起風湖山一抹隱雷峰
吳歌四面漁燈亂
坐到南屏罷晚鐘

同西生上人泛舟兩隄題畫

不向蘇隄即白隄
輕舸隨意六橋西
秋林欲畫無人愛
邀得山僧共品題

茶熟香微冷竹鑪
芙蓉的的向人孤
誰能蘸筆西湖裏
貌出孤山寶石圖

扇頭見林天素詩畫因次其韻

沙邊柳色已知秋
多少琳宮在上頭
曾向金陵門外望
莫愁湖水不勝愁

雨中獨坐
琴瑟亭看桂花得張子崧書問兼懷孟陽

雖無千樹小山藂
愛著繁花水榭東
十日花時連日雨
眼看狼藉欲隨風

門外泥深客到稀
花開不肯待晴曦
烟籠霧鎖疑增態
況復香風不斷吹

張家亭子玉山隈
毬子花開錦作堆
試問摧殘緣底事
風吹雨打未為災

故人萬里不歸家我亦三年不見花帶雨獨看應有意
欲題高興寄天涯

六月十九日雨後風氣蕭爽聞宗曉自山陰來將
訪之吳山下呼甕輿自錢王祠入清波門下上吳
山歷十廟而下遙見江光如銀在冶江上越山翠
色欲滴還登瑞石穿紫陽繞雲居則湖光如匹練
來撲人眼率爾口占

湖白江紅一望間江山晚翠勝湖山甕輿便作江湖主

買得山頭亦等閒

無題

白隄涼雨打荷花
妾未回船郎到家
郎醉不如儂醉劇
憐儂濕透絳裙紗

閣上彈琴江上聽
松風江月若為情
酒闌重向溪橋坐
怪鳥驚啼虎欲行

風入溪流月在橋
低回難負此良宵
樓頭夢醒江聲發
喚起開門看夜潮

相期百遍總能過一日愆期可奈何
妾自尋郎郎不見
段家橋外畫船多

郎意匆匆妾意長贈郎微物亦思量
金花梨子能消渴
怕道生離不敢將

題畫送鄭彥逸之西湖

湖光只在斷橋頭雨髻烟鬟一望收
我是當年舊遊客
試憑楊柳說風流

西湖邂逅山陰俞不全連日歡飲席上口占

九年不見此髯公十日西湖九日同待縮九年為九日
君歸何事苦匆匆

輕寒微靄養花天十里桃隄似錦纏花事未闌君且住
酒船今在六橋邊

百年節序喜清明不負花時有幾人雜板新腔歌百遍
深枯臘酒飲千巡

千巖萬壑不曾看一水悠悠欲渡難與子相期仍未定
不如且盡眼前歡

甲子元日試筆作畫兼題二絕句示家弟無垢是
歲予五十將攜家至武林有別業在皋亭桃花塢
中山水佳處也

買得桃花一塢深
清泉白石久盟心
今朝便是知非日
一往仙源何處尋

黃村橋頭樹色深
遙憐入竹向山心
能添草閣山腰裏
李徑桃蹊不用尋

為孫山人題畫

每愛疎林平遠山倪迂筆墨落人間幽人近卜城南住
寫出春風水一灣

閨門即事

江上涼風已似秋客中歌吹亦生愁金閨門外冶遊子
燈火回船不自由

題畫

虞山紅樹昔遊時每到秋冬入夢思今日巴城又同櫂
畫中霜氣最先知

題畫送平仲

老去詩腸喚不磨分無麗句壯君行江頭日日黃梅雨
為寫烟波柳外城

有僧欲禮清涼而未決來索予詩戲書四絕句

柳栗橫肩衲掛身芒屨踏遍萬山雲若逢婆子山前問
驀直從來不誤君

聞道邊風最苦寒風頭起處欲行難中臺積雪深無路
處處封門不出看

我昔曾參老夜臺
冰寒鐵瘦石生苔
捨身入海聞還出
君到清涼試問來

文殊何必住清涼
大地何曾不放光
自是凡夫心執著
登山涉水費資糧

送徐陵如朱爾凝北上

黃河木落見征帆
莫道風寒去路難
一曲琵琶刁酒辣
西山迎馬雪中看

獻歲趨朝玉殿開
垂裳親見聖人來
懷中三策無因獻

直待臨軒對御裁

相如詞賦自凌雲狗監誰言可致身聖世只今無忌諱

上書流涕是何人

時崔魏二逆
尚未有處分

江左才人冀北羣一朝顧盼重風雲知君別欲傳衣鉢

聊借光輝燭我軍

二月風光在柳條高梁流水石欄橋杏園宴罷春游徧

叱撥銀鞍一路驕

隨地流泉萬斛多棘圍春暖墨生波會須力挽江河勢

莫負飛龍第一科

臚傳唱徹九霄清三殿雲高五色明此日承恩多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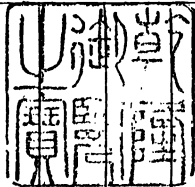
玉階先曳錦袍行

每將齷齪陋前人得意休誇浩蕩春期子功名上鐘鼎
看余丘壑亦天真

題畫似雪嶠師

千山頂上只通雲一水人家別有邨直到前山蘭若路
清鐘落日不逢君

遠公一別又三年寒雨俄停雪上船尚有當年餘習在
從師參取畫中禪



檀園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檀園集卷九

七至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路泰

欽定四庫全書

檀園集卷七

明 李流芳 撰

序

凡十六首

壽汪母謝太夫人七十序

予有同里閨之友三人曰羽王吳子方孺潘子叔達汪

子

叔達今
字無際

叔達於吾黨年最少交最後予既不及登堂

拜其尊人而獨習其太夫人之賢蓋予與叔達皆有母

尸饗其讀書自喜落拓不屑世故大略與叔達同而叔達失怙更早太夫人偕其二姬相守十餘年家貧弱子幼女婚嫁未了朝夕拮据以須叔達之成太夫人之所處有獨難者吾是以知其賢過人遠也雖然太夫人今年七十春秋既高矣而叔達方偃蹇不逢文憎其命將圖所以奉太夫人之歡而不可得即二三子圖一言為太夫人壽而佐叔達以奉太夫人之歡亦且奈何夫士固唯所自命耳古人學書學劍不成輒棄去其傑然之

意有必不可羈勒者今士非科舉之業不足以致身至
於父母之所以教子與子之所効於父母者終其身以
名相籠而不既其實即至於自失而不悔余嘗以此戒
二三子矣余往時以試事至都下與老母別三月老母
念子往往成疾及失意而歸欣然秉燭相對恐其復去
也嗟乎此亦為人父母之情矣然則太夫人之所期於
叔達豈必如世所為高等秀才舉人進士者而後為樂
哉吾以為自今以往之年有可以奉太夫人之歡者則

叔達之所圖也蓋余又嘗與二三子約矣天下事尚可為倘一發不售則盡徙其故業為農為商視其力之所至以奉老母為通邑大都高山深谷惟其鄉里族人之所不到而休焉使囊有錢廩有粟尊有酒几有肉陸有車馬水有舟舩奔走有僕妾如是終其身毀我譽我之言不入於吾耳得意失意之狀不交於吾目可喜可厭可疑可畏可悲可憤之事不亂於吾心當是之時太夫人樂乎請無言其遠者先是叔達以失偶為太夫人憂

今復有其室家矣先太夫人生辰三日為叔達合巹之
夕夫叔達且得與新婦捧觴太夫人之喜可知也

麗麓汪翁偕金孺人六十雙壽序

麗麓翁之商南翔也三十年於茲矣余從二十年前則
已識翁蓋翁之寓舍與余比鄰而翁子伯昭隨翁讀書
里中翁率伯昭拜先子因交於余兄弟當是時伯昭與
其師祁門張子覺之偕張子能為新建之學伯昭暨其
叔爾思弟仲升從祖元度皆師張子翩翩皆總角少年

授經之餘歌詩習禮有儒者風余見而愛之時過從伯
昭館中與張子談風清月白更長燭明麗麓翁輒為余
設酒留連極歡而罷翁長大拳勇衷懷坦洞重然諾樂
緩急人居市廛而不屑屑爭什一之利以是貲漸落伯
昭以文干有司輒不售去遊成均仲升棄書學賈亦往
往多折閱翁遂與二弟廢箸居而向所張質庫里中者
竟廢而業鰲又數年鰲之息微而翁累漸重益不支且
棄南翔而歸蓋二十年間升沉聚散予所目覩於翁者

若此翁之行二三兄弟方謀所以祖翁者而是歲十月
翁與孺人偕老先後稱六十初度矣二三兄弟曰是又
不可無一言以為翁及孺人壽當以屬李子李子曰夫
余所為目覩翁之升沉聚散於二十年間者也余且以
祖翁者而壽翁夫祖以言別壽以志祝別之旨辛而祝
之詞侈今且敘今昔感慨之情於稱觴舞綵之側其謂
何哉雖然無傷也人世之升沉聚散憂喜悲樂此必不
能相無者也達生者亦恃其中之不有而已矣吾固知

翁之曠達視之猶一呷也如是即稱之何傷憶比歲余還豐溪禮白岳訪翁於石砣之里為淹留彌月朝夕俱具皆出金孺人手久而靡倦真有陶母之風而翁之族長老子弟在石砣者余皆習之每歎桑梓之間俗侈而浮與前輩所稱說不同似不可一朝居而獨石砣敦朴退讓猶有古風余蓋低回不能去云翁故善酒銜杯引滿輒造酣暢家雖中落尚有負郭數十畝種秫釀泉可以一醉石砣當休歛之交土厚水清山夷野曠古城落

石之勝皆在數里內可居可遊聚族而居歲時伏臘子孫遶膝歡笑滿堂可以相樂伯昭之為人也澹而通坦而密其孝友嫻睦常拮据以佐翁之所不及翁可以無後慮余與伯昭交二十年驩如一日每見伯昭如對道民釋子不覺俗念都盡伯昭雖不遇乎使天果老其才而大發之其用於世必有不同者翁尚壯強可以待由此觀之目前之升沉聚散又何足以當翁之一快哉翁行矣楓丹菊黃卮酒盈綠是翁與孺人燕喜之日也余

雖不得從伯昭兄弟後登堂稱延年之觴然新安山水
夢想見之他年尚欲以青鞋布襪隨翁杖屨於天都黃
海之間尋軒轅廣成之蹤談逍遙無為之業人世修短
苦樂真不足復計也於是二三兄弟觴而祖翁翁為滿
酌而別而余序其言以為壽

程翁震泉賢配朱孺人七十壽序

新安予故土也予族黨散處休歛間而槐塘之李則與
程竝著余往時過槐塘與諸程往還習知其俗其男子

皆閉戶讀書或經營四方女子勤績絳女紅里巷寂然
無復膏飾而行於道者蓋風俗之厚如此余每為故舊
道之輒歎息不置槐塘之程在海陽者有震泉翁偕其
配朱孺人竝享高壽稱古稀矣震泉商於粵又與予居
止相近因得識其嗣冲虛甫冲虛恂恂退讓被服儒者
余見而歎曰嘻此槐塘士人之風也已又得朱孺人之
生平於冲虛甫及孺人之倩吳君存禮稱孺人之賢孝
於尊章順於夫子和協於上下有雞鳴之勤樛木之仁

小星之惠鴈鳩之平有椎髻之樸舉案之恭與夫九熊之慈斷織之明截髮剝薦之慷慨則余又作而歎曰嘻此槐塘女士之風也余嘗觀於天人感應之際蓋有渺茫而不可為據者然而君子則道其常焉耳彼夫勤生而侈置惠吉而逆凶仁壽而暴夭豈非理之斷然而不爽者哉今以孺人之壽考樂康合之孺人之生平孝敬儉勤而因以睹於天人之故其可以為世勸也已余所稱槐塘之程自宋迄今數百年繁衍貴盛蟬聯不絕豈

非其俗之敦素節讓有以持之也乎今歛之鄉有男侈
女遊動以豪貴綺靡相高不旋踵而覆敗在目前者合
而觀之其可以為世戒也已若是則孺人之得天而獲
福也有不止於是者其又奚疑焉余既不文而又不能
飾世俗之辭以為孺人壽唯是孺人之子若壻之意不
可以已也請為歌以侑孺人延年之一觴歌曰陽月兮
小春設悅兮茲辰月初生兮令方新菊黃花兮楓丹林
解萸囊兮開酒尊招近屬兮呼比鄰清醕進兮雜俎陳

祝阿母兮且加餐飲此醕兮無後艱顏欲酡兮日將曛
今不樂兮復何言又歌曰古城嵯峨兮落石崢嶸岡巒
常峙兮溪水常清阿母延年兮眉壽無傾鼓瑤瑟兮吹
玉笙躋高堂兮稱兕觥舞婆娑兮綵服輕又歌曰齊雲
之谿兮蒲可以俎松蘿之陽兮薜可以漿采九節兮烹
旗槍益視聽兮和溫涼阿母服之壽且康陋還丹兮笑
休糧

仲嫂沈夫人壽序

是歲二月二十九日為仲嫂沈夫人六十初度先是里
人士列上夫人之節行請於縣大夫將聞之監司直指
以奏之於朝縣大夫旌其廬曰貞壽四方之交於從子
宜之者咸奮其詞藻揄揚聖善以佐夫人延年之觴於
是某色然以喜已而憫然以思愀然而語宜之曰汝知
而母夫人之得有今日乎當中秘之坊於官夫人抱四
歲孤扶櫬數千里而歸拊心撻膺呼天泣血欲絕者屢
矣豈自意有今日乎夫人自稱未亾人以來含藥茹荼

三十餘年內撫藐孤外持門戶皇皇拮据匪朝伊夕又豈易有今日乎汝終鮮兄弟夫人之命懸於一綫三十年中所謂顧汝復汝教誨汝以玉汝於成微夫人得有今日乎夫人歸中秘時適先君家中落食貧者數年中秘驟貴而天一時公私所費皆取諸債家不能盡償徵索者時時及門夫人與余兄弟廢箸居所分甌脫數十畝而已然廿年以來使汝不知有饑寒之憂至於娶婦嫁女奉師傅供賓客施於宗黨不敢告匱微夫人得有

今日乎夫人與吾母陳太夫人竝出於崑家世親厚其事太夫人不啻所生而夫人至余家余方髫齡視夫人猶母也今日知年愛日之誠固當不後於汝又嘗奉中秘之遺言思一自奮於時以補中秘未竟之業既老而情甘於無聞以沒身而汝自少能讀父書推排人間二十許年冉冉踰壯尚不能博一第以慰藉夫人夫人少而操作以佐中秘肆力於文史竟不沾一命之榮其冰蘖之操旦晚當聞之於朝褒崇顯融顧余汝皆賤不能

朝疏夕下猶將有待此余所以捧延年之觴而色然以喜復愀然以思也雖然余所以觴夫人則更有說於此莊生逍遙齊物之旨大都不以有待者擷其無待夫富貴福澤懸之於天此有待者也名節道義修之於人此無待者也立其人而置其天在豪傑之士猶或難之況於為女子從人者乎今夫人相夫而貴不以夫顯訓子而才不以子顯貞操苦節卓然自樹於宇宙之間此豈猶有所待者耶竊以為自今日以前其無待者夫人業

有立矣自今日以往其有待者則後人之責也夫人曷
與焉余鈍惰不才復以病屢罷公車有勸駕者輒援先
中秘以自解以謂功名富貴如石火電光不堪把玩不
若樗散之得逃斧斤而終天年夫人聞而矐之其智識
明達如此吾知其不戚戚於有待也決矣夫人比長齋
學佛將從太夫人於燈龕之下晨鐘夜梵共話無生則
夫灑喜禪悅其樂無量又有出於逍遙齊物之外者矣
敢以此為夫人壽

徐思曠制義序

丙午之秋始識思曠於白門去年在鹿城過思曠寓舍
談良久頗洽知思曠非常人也往時見思曠之文輒心
許之願與思曠交者十年于茲矣予於舉業之文無所
喜而獨喜思曠有以知思曠之為此蓋三變焉其始蕭
條高寄有冷泉幽石之思既而為演漾繚邈則江海之
觀而大林邱山之勝也稍縱矣已乃斂而為精微妍妙
物色生態經營委至如縮萬里於盈尺而構變化於毫

端其巧極而工錯者乎才如思曠固有天縱顧十年揣摩以至於此思曠之心亦苦矣然吾聞思曠以此干世人或和或咻何也豈思曠之為此與吾所以知思曠者皆謬耶夫世所為富貴人之文吾與思曠亦略見之矣今思曠之文太工毋乃其實有致窮之具乎予嘗語吾黨兄弟曰吾之所好者未必世之所知也而世之所知者又非吾之所好吾將奚從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已願思曠無惑焉適在山中花事爛漫彌望如雪從元晦

得思曠之文映花而讀之每盡一篇舉一大白輒叫絕
不能已又念思曠侘傺不適逢世歎歎欲泣也古人有
言勝事空自知予今日之賞且不能使思曠知之思曠
之於世復何尤乎走筆報元晦其為我告思曠以為何
如也已酉花朝前二日書於西磧之六浮閣

從子緇仲庚辛草序

年來多病習懶舊業荒廢每見新貴人行卷甲乙紛紜
目眩心眩幾不可了自歎於此道漸遠絕口不敢復談

而猶子輩時時以此相商予無以益之而又不能強其所不知者則以所嘗聞先輩之論告之猶子宜之性頗慧獨能知其解其近所為文且漸抑其少年自喜之習而就於灋予亟稱之然文至於灋而難工也已有意於灋而不能工則反不若鹵莽無顧忌者得以才力自見於世是故利鈍分焉夫文至於灋而其中之甘苦疾徐言之甚微非知者不能言而非操之熟者不能至也予蓋知之而不能至者惟其不能至而言之故其言亦有

所不能盡吾懼兒輩之執吾言而不能通於言之所未
盡則予言適足以誤之也於是刻其近草若干篇以就
正於四方之高明者是兒四歲失怙幸漸成立能讀父
書每自媿頽惰不能為率恐以此負兄於地下倘其
文可教凡吾同志其無靳焉王長史云吾家門戶所謂
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方今少年標榜成習至
飾羔雁自媒干進災木不已固不願兒輩效此也辛亥

冬日

鄒方回清暉閣草序

余往來西湖者數年得同調之友六七人鄒方回其一也方回為人文弱可愛坦衷直腸而遇事慨慷樂緩急人殆世之有心者焉客歲孟陽館余於小築子將方回讀書澄懷閣輒移榻就余清暉閣商略藝文旁及歌咏書畫朝瞰夕嵐山水氣變輒命觴相對酣暢而後罷有時載花月港拜石紫陽采蓴湖心結荷池上未嘗不與方回共之余性不喜舉業之文而時時代以書畫方回

喜詩畫顧獨時時以舉業之文代之方回之文霞舉玉
映望之飄然瑩然每一蒞成示余讀未竟輒叫絕不能
已如見陶韋詩米家山水余雖不喜舉業而不能不喜
方回之文如方回不作詩畫而喜余詩畫蓋兩人之所
以自娛而相得者如此既別方回數月人事參商忽焉
改歲山中故人方責以愆紅葉之期而西溪梅信且復
見報矣適方回近刻寄至展之什九皆清暉閣上所見
也懷往道故不覺媿媿遂書貽方回綴之簡末使讀方

回之文者知非獨其文而已也夫余之詩與余之畫皆在焉雖然此可使方回知之而已

徐廷葵燕中草序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礪水相去二百里會晤頗疎丙辰之役同寓顯靈道院比隣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厚亦如其為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爐篝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或至申旦所居宮中有兩

傑閣每雪後朝曦輒攜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
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
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比來幽憂之疾得余
始為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
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邸中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
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濶於公車之業不
肯細意入夢青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廿年苦心其人
與文清堅沉厚皆合福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

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附羶逐臭賢者不免友
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憤今年孟旋既得雋且盡收
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
王每下第後輒定為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
安紙為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
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過但覺往時
寒風密雪擁爐高飲光景颯沓紙上是不可以無序遂
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徐陵如制義序

徐陵如海上異人也文章詞賦走馬擊劍無所不通居
恒大言入金門上玉堂指揮貔貅建績疆場此鬚眉男
子指顧間事安能作此寂寂然而骯髒不逢冉冉踰壯
始得一薦又以常調見收陵如意弗屑也猶憶往歲陵
如訪余槎上支離顛顛不勝感憤欲棄家學道遊於方
外余止之蕭寺久之氣平而去已試海上不利轉而試
嘉定又為豪家所齟齬自暨陽失意歸余為置酒相對

歎息意不自聊又欲棄書而學劍余慰之曰以子之才
何憂不遇功名遲早得失會有命耳讀書談道君子亦
盡其所可為者而已矣今子欲跳而之於世外則不能
欲徙業而之他則安往而非命乎陵如領之又三年而
遊於庠五年而舉於京兆雖不能盡酬陵如之才然漸
齒遇矣方今時事多艱乃國家需才之際此非伊吾向
憲帖括干時者所能辦也陵如慷慨丈夫遇事感發鬚
髯戟張其志意不可一世又推排人間二十許年未嘗

以困頓少自挫辱吾知其用世必有卓然自立而不妄
從人者矣陵如之師徐元扈先生今之所謂經濟偉人
也陵如學有本源而又其才氣足以配之久困積學足
以鍊而老之吾是以慶陵如之遭而為之喜而不寐也
若夫陵如之文余老且荒矣夫何足以定之甲子冬日
題於檀園劔蛻齋

沈雨若詩草序

去年中秋待月於西湖因流連兩山間至紅葉落而還

雨若後余至而先余去在湖上不數日又初病起扶杖
蹶躄而行然兩高三竺諸名勝無幽不探無奇不咏日
得詩數十篇余遊跡所至不能道一字僅題畫走筆數
篇而已見雨若之詩畏其多而服其工不敢出而示之
雨若乃欲余序其詩余又何敢哉猶憶與雨若看潮六
和塔下酒後竝肩輿而行於虎跑山間相與論詩甚洽
雨若似以余為知詩者雖然余不知詩而能知詩人之
情夫詩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於俗而去俗甚遠何也

俗人之於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
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吾知雨若之於情
深矣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從而咏歌
嗟歎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故調御而出之而音節
生焉若導之使言而實制之使不得盡言也非不欲盡
不能盡也故曰無可奈何也然則人之於詩而必求其
盡者亦非知詩者也余嘗愛昔人鍾情吾輩之語以為
不及情之於忘情似之而非者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

而反焉而後可以至於忘則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而唯鍾情者能近之也由此言之雨若其將有進於詩者乎請以此質之甲寅九日

疏齋詩序

愚公疏齋詩凡三刻矣余嘗為序其二集別二年而愚公之詩復滿篋中出以示予其格益工益能達其所欲言者余曰子之為此將以為名乎抑有不得已於是者乎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

婢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然余嘗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於性情不得已而咏歌嗟歎以出之非以求喻於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與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達而達之則必通人人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非有二也然則求工於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為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

之詩掇拾餽飮而為之而詩之亡也久矣愚公有詩之
性情者也生於山水之鄉有園廬僕妾舟車琴酒書畫
玩好之具可以為樂而終日袖手而哦其樂之殆似有
過於他好者此必以為性情之物不得已而出之而非
徒求工以為名高者也其可以語於此乎愚公有所幸
姬人好畫能詩愚公自序其集行之夫愚公又能以其
所好者喻諸其人斯亦性情之效也已

沈巨仲詩草序

巨仲今
字彥深

今年夏與巨仲同舟至吳門往返者數日舟中無事朝夕相對當杯展卷各盡所懷蓋與巨仲交十年來未嘗有此樂也會巨仲刻其懷閣詩草而屬余序之余見巨仲詩亦已十年于茲矣巨仲十年于詩何憂詩之不工哉雖然詩非能為工之為工也能為工而不必工之為工也今巨仲之詩具在令與世之詞人矜多而競靡侶未足也若夫興會所寄一往而深擊節扣舷摩挲自得則巨仲已有餘矣今天下人風雅而家騷壇吾不以巨

仲易之也余往時情癡好為情語有無題詩數十篇嘗
自命曰僕本恨人終為情死至取二語刻為印記佩之
無何而自笑其癡今遂如昨夢不復省矣豈余之道力
進耶亦世故耗之也巨仲浮沉十餘年風情不減讀其
詩春風穆然使寒芽欲茁嗟乎何巨仲之多情也夫情
者數變之物也巨仲之情十年而不變巨仲之天全矣
余與巨仲交媿不能盡巨仲乃今始知之昔人有言以
真率少許勝人多許巨仲之詩如其人哉如其人哉甲

寅重九後二日

謝明府入覲序

天子皇極懋建元辰聿新太歲行次於執徐寶厯初頒
於太素迨夫開雲瑞節上日吉晨六服畢臻四海來假
遽車麇至互聽蒼璧之鳴除鄭履鸞鏘共矚香貂之拜
袞曰惟課歲詔彼稽功於是百里之侯九州之伯計會
道里奔走京師水陸三千想燕吳之契濶寒暄九十閱
往來於冬春次第選舟後先赴闕若夫教成而士習

其化政善而民咏其休戶憶悼寡人思轎擁還切與人
之祝去邀才子之詩如明府謝父母者蓋龔黃再蒞於
東朝召杜復生於南國者矣明府德精降祉河宿垂芒
迹亞機雲文參屈宋攀安提萬家傳正始之音匹粲似
雄學擅羲皇之譜是以鬱為時棟先此人英儼拖紫艾
於天廷俄拂黃絕於海甸朗情微性仍兼治賦之才
智刃神機豈擇撥煩之任明鏡弗疲於屢照惠風無憚
於頻噓手可移晴心能造福佩犢帶牛有禁桑枝麥穗

成歌織罕嘖眉商無裹足臥惟單席膳減雙雞嘉績遂
徹於皋局審獎欲通於巖夢更屬殷同之會因為報
政之行然而士戀君師民依父母爭塗忘遠同齎千里
之糧瞻漢何高遙借二天之庇重以霜芬積嶺冰路在
江野水隨痕清音滿棹長謠極睇青緹偕紅蘂俱寒結
鼻凝唇綠字與彩霞同散忍閣離前之筆空含別後之
毫正雅等古舌無煙舊心有血質奇荃蕙文麗虹霓而
明府蔭以白月之輝勗以丹霄之價是用封緘骨髓剪

拭羽翰預思元度之清風競賦子荆之零雨某雕龍已
倦藏豹非堅賤實無求貧唯可賀茹芝餐菊并不閑九
穀之書履筭簪蒲幸不失四民之令蒙呼隱士甘作外
臣庶幾冠冕巢由詎敢弟兄元愷廼從末客輒枉奇交
擇榻獨懸桐牀每坐裁蟲書於約扇捐鶴奉於嬰居襲
譽凝歡不止感一言之意氣連情奮藻每欲托千載之
風期至於子魏琳琅姪慚蘭樹亦辱非倫之賞偏承似
叔之褒恩等兼金報無累璧縱復濁醪華饌詎換離心

大句狂言曷勝別緒且結楊溝之送如逢上洛之迎所
悵者淮檣不留吳關漸邈囑雁倘緘北訊開魚莫寄南
吁柳篋題箋未許彤騶之出禁松根署詔遙憐花綬之
縈墀算月屢圓占星弗驗願以且千之頌聊紓借一之
忱詩不宣衷敘以廣意云爾

白嶽遊紀序

友人徐聲遠詩云向平五嶽無一字其名亦自垂千秋
予每讀而壯之舉以為遊者勸及遇山水佳處嗒然無

言有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者又自恨才不逮情則聊舉
聲遠之言以自解乃今讀閑孟白嶽遊記而予殆有不
能解者焉夫人之情與才固有兼之如閑孟者閑孟與
余談不能勝予而予所不能言者閑孟之筆皆足以發
之其才真有過我者矣往時與閑孟泊真州風濤際天
噴薄萬里予低回留江口不去而閑孟顧欲入城一觀
其土風民俗之盛蓋閑孟之不能忘情於世如此故其
為紀遊之語不盡得之於山水而遇事輒發縱橫古今

其硯礪騷屑之意亦可以想見矣予嘗再遊武林無一語紀其勝白嶽吾故土先人墳墓在焉冉冉踰壯而不得一往閑孟乃能先之又其所著誤若此予甚妬且媿焉雖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峰挿青天而垂曠野其勝在白嶽之上閑孟遊齊雲而不能兼有黃山又至武林出沒於靈隱天竺之間而不得一叅雲棲此皆閑孟未了公案閑孟倘有意乎予請執筆而從閑孟之後矣乙巳

竹醉日

間家具序

往時友谷老人駐錫槎上余屢得叅承辱師開示拳拳
引為忘言之契亾何師去而之泖上又去而之長水道
風漸邈每用慨然壬子余北上師自長水操舟來送予
提誨之言至今在耳今年春聞師示疾作書問訊方訂
握手之期而師已化矣壬子一晤遂成永訣悲夫師化
後數月其徒某某等及檀越麟水沈氏兩居士奉師遺
骨塔於雲棲而以師生平所著述示予予得拜而讀之

曰閒家具者師所自署也師於世間文字未嘗屑意乃衝口而出妙義熾然集中談禪談教談淨土皆直下洞宗非世之影響勦說者其於詩歌偈頌本地風光逗漏不少至於警策開悟之語雜之從上祖師語錄中不復可辨此豈可以文字相求之而顧以為閒家具也哉師意度宏遠居恒韜晦外若悶然泛然而扣之小大立應此亦其一斑已余與師周旋三載茫無所得如遊江海莫測其淺深夫紙上之言又惡足以盡師所謂與其人

俱往矣悲夫此師之所自署曰聞家具也夫

侯氏世略序

家譜之立蓋以教厚也邇其所生之自雖千百世而上
杳渺惚恍而水源木本了然可知下而至於疏屬子姓
親盡服絕而要之於所生則皆為一體如是即欲不厚
不可得也譜之壞起於俗之貴貴而尚文夫欲顯其宗
以有聞於世此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而其流乃至於
借華胄以為重又重而文之以矯誣世之耳目而宗法

亂矣今之為譜者蓋曰不貴不必譜也不文不能譜也傳者不必信而信者不必傳不知其文之而適以壞之也故譜者一家之書而非行世之書也世其職者取其足以記姓氏行第而已焉用文之吾讀侯氏世略而因之有感也吾邑僻在海濱其土瘠頑無山林陂澤之勝其人往往椎魯少文以務本力穡世其家其為士者讀書好古不嫻於干世之學以故科第之目獨遜於他邑以我所見仕宦而至三世者鮮矣夫固其風氣之薄而

富貴者所為大都能舉其先世之澤而斷而喪之以此望久長得乎侯氏之先有隨南渡至嚆者目擊風俗漸偷戒其子孫力耕勿仕其高節遠識固卓然為古人之所難而要其所以貽之子孫者亦已厚矣今其耳孫之為此譜也以為富貴不足恃而欲託之於文以傳亦猶其祖之遺意乎雖然知輕富貴矣而不能無意於文夫文者名實之間不可以不慎者也侯氏之先世高節遠識至今令人追而慕之此其人豈無文采足以表見於

後世而併其姓名不傳此非譜之失也有譜之而不得者也身與名俱隱矣而焉用文之也哉夫當時之榮與沒世之稱其得失固未易較也是以達者兩去之吾觀於侯氏家世自農而賈自賈而儒固將大顯其宗舉其先世所醞釀者而發之不獨文之而已也所謂富貴者殆將逼焉則其子孫何以處之亦無失其厚者而已矣

檀園集卷七